

天涯诗海

军营里的青春

(外一首)

■ 裴金超

哨音啄破晨雾  
钢枪接住第一缕朝阳  
新兵连的云朵  
被反复拆解重组  
——那是未驯服的棉花  
被方正地叠进豆腐块里

腰带扣紧最后一个哈欠  
脚步声在训练场  
播下整齐的种子  
迷彩服口袋灌满风的重量  
汗珠砸向跑道  
逆戟成小小的星芒

背包压弯身躯  
却挺直了青春的脊梁  
汗水浸透军装  
漂洗昨日的迷茫  
教官目光锋利如刀  
剖开了曾经的脆弱

靶纸中心的圆环  
盛满了滚烫的向往  
军营里的岁月  
没有喧嚣与放纵  
只有每一次出发与归来

一声“立正”  
劈开了空气  
我们将自己站成  
祖国最年轻的边境线

军魂

接过父辈递来的钢枪  
枪管还留有滚烫的体温  
戍守在边陲戈壁  
搏击于碧海长空  
始终立风雪而不折  
经岁月而弥刚

暮色漫卷万里山河  
星光落满肩头  
一袭青绿色的戎装  
褪尽年少轻狂  
扛起了千家万户的暖阳

铁血熔铸信仰  
丹心凝练脊梁  
一身戎装，一生担当  
一缕不朽的军魂  
凝成最凛然的风骨  
根植于山河的每一寸肌理

苦夏，莲子说

■ 刘春娜

清荷褪尽胭脂  
便结出青涩的舍利  
雨滴在荷叶上滚成琥珀  
每颗都裹着未拆封的雷声

剥开时光的铠甲  
露出月光的胎记  
那根青绿的苦  
是淤泥里竖起的碑

风在莲房深处雕刻  
霜在叶脉间写赋  
所有湿润都源自  
与暴雨的漫长对弈

我们学着莲的姿势生长  
把影子种进浊流  
把骨头举过水面  
用裂纹承接整片天空的倒映

当蝉声把夏天熬成膏  
莲心仍举着那盏苦灯  
照见每个路过的人  
都怀着一枚未启封的莲子

直到苦味在齿间化开  
整片池塘便从舌根浮起  
晨昏是它漾开的涟漪  
星光，是它沉淀的盐粒



莲花池。 蒙海龙/作

百家笔会

军号吹响百年安

□ 卫正付

冲锋号、熄灯号、归队号，虽然换了名字，换了曲调，但号声中那股精神依旧相同：从战火到炊烟，从守望到安眠，一声接着一声，把百年的时光串在了一起。

外公樟木箱的最下面有一把铜号。号身已经很暗了，喇叭口边缘有几处凹痕，号嘴那里被磨得很亮，好像被很多人的嘴唇触碰过一样。

我小时候曾偷偷地把这把号拿出来吹过，憋得脸都通红了也没发出声音来。外公笑着接过去，把号嘴放到自己唇边试了试，然后又轻轻放回去。他吹不动了，因为肺不好，但是拿着号的样子依然是直的——左手托着号身，右手握着号嘴，就如同拿着一支枪一般。

最后一次真正吹响这把号是在外公退伍之前的演习中。他那一嗓子吹出去，在山谷里到处都是回音，对面的山头都能听见。但是后来号就哑了，外公将它收藏到箱子里面，与几枚军功章、一份三等功证书放在一起。每到“八一”的时候，他都会把箱子打开通风，并且让这把号享受到夏天阳光的照射。他的手抚摸着号筒曲面的地方，从喇叭口一直到吹孔，就像读一段

盲文一样。触感中的东西是什么，他从来不说，我也没问。

后来有一次在一个纪念馆里看到一个断裂的号嘴，说明牌上写的是“老山前线”，断口很整齐，是被弹片切开的。我站了很久，想象着那个吹号兵在硝烟里摸到这截断口时的表情。冲锋的时候如果号声一停，士兵们的进攻步伐就会变得混乱。徐锡麟曾写道，“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那时候的号声就是鼓舞战士前进的，是刺破黑夜的第一道缝隙。每一声都在告诉身后的人：路在这里，跟着我走。

父亲当兵的那几年里，熄灯号是他听的最多的一种声音。他说号声响了之后，整个营地都静悄悄的，一盏又一盏的灯灭了，只有哨楼上的探照灯慢慢地扫过围墙。那样的安静是厚重的，让人感觉像盖上了一床被子，劳累了一天的人终于可以伸展双腿。有一次他写信回家，在信末写下“熄灯号响

哨所立在山巅，四面无遮。风是常住的，云是过路的，守在这里的兵，是静止的。山很高，高到人间的烟火声传不上来，只有云，日日从天际经过，不疾不徐，陪着哨所度过每一个寻常的晨昏。

“八一”入秋之后，天光更清。云也变得轻薄，一团一团，散在辽阔的蓝空里，慢悠悠地移动。站岗的士兵笔直站着，目光平视前方，不刻意抬头，却总能清楚看见每一朵云的轨迹。山野寂静，万物无声，人与云，就这样遥遥相望，不言不语。

老兵说，这里的云有来路。它们



□ 许海龙

都市表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养生堂”

□ 梁锬榆

午休时间，是我们办公室的八卦时间。今天我们一边吃着午餐，一边听李姐吐槽自己的婆婆。

李姐说：“你们知道我昨天下班去哪儿了吗，我一个人去帮我女儿参加了她喜欢的艺人的见面会，帮她拿到了签名海报和周边。”我好奇地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带着女儿一起去呢？”

李姐耸耸肩，说：“她昨天有课外辅导班，而且放学后还有作业，哪有时间去！我这个老母亲为了让她安心上课，只好代劳啦。”

我们对李姐竖起了大拇指，齐声道：“真是一位好妈妈！”李姐哈哈大笑，接着告诉我们，因为昨晚她没回家吃晚饭，婆婆在得知她是去追星后，数落了她一通。婆婆说：“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呀就是安逸，爱好的东西不能吃不能喝的，有什么用？”接着婆婆还数落了她平时给孩子买那么多的盲盒、明星周边、周末吃汉堡等等，李姐实在没忍住，便回怼婆婆：“那您不是也经常为了领几个鸡蛋，去楼下养生堂充值？那些买回来的羊奶、骆驼奶也不见您多爱喝，都放过期了！”婆婆被反问后一时语塞，但还是坚持说她那都是为健康投资，不像你们年轻人纯粹乱花钱。

吐槽完婆婆后，李姐也表示，其实她都能理解婆婆和孩子的那些行为。婆婆去楼下领鸡蛋，是因为老年

人要有自己的圈子和情绪价值；而孩子喜欢的那些盲盒、海报周边等，也是因为孩子大了，有自己的喜好和圈子。大家都没错，时代不同价值观不一样罢了。我很认可李姐的说法。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价值体系，大家方式不尽相同，但归根到底都是对自我精神、情绪的喂养。

记得去年年初，我和朋友为了看一场演唱会，想方设法去抢票。那段时间的精神愉快分为几个阶段：买到演唱会门票时的开心、演唱会到来前每天动力满满地去练歌的开心、演唱会当天全场大合唱的兴奋，以及过后很长的时间里，每每回想现场一种回味的开心。那场演唱对我来说，便是我对自己内心情绪的一种投资。

我想起曾在网上看过一句话：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鸡蛋要领，仔细想想还真是有道理。年轻人热衷于在困顿的午后喝一杯苦咖啡，小朋友在假日想要去逛逛谷子市场，这些看似不相同的追求，其实和老人花时间去楼下排队领鸡蛋并无不同，大家都需要有自己的“养生堂”，用来喂养内心。有些看似没必要的爱好，往往是我们对抗生活疲惫的一剂良药。我们之所以在疲惫和痛苦之后依然会热爱生活，皆因我们有所追求，有所爱。只要把握好度，充值买羊奶也好，购买明星周边也罢，或者拼命抢票去看一场演唱会，又何妨？



木箱中的铜号。 蒙海龙/作

了。”这封信写到一半就没有写了，外公看后说，停得好，军人就要在号声响起的时候立即停止。只有收得住才冲得出去。

去年秋天，电视新闻里播送了第十二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消息。飞机落地之后，礼仪兵捧着棺槨慢慢走来，队伍的最前面有一个号手举起军号，吹响了一支曲子。镜头拉近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号手的脸颊先是鼓起来然后又平复下去，额头上沁出汗水，但是身体一动也不动。听说这首曲子叫《归队号》，专门用来迎接英雄烈士回家。外公坐在电视机前，他看了很久，最后说：当年他们奔赴战场的时候，没有归队号。

陆游写下“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梦中是战场，醒来就是家乡。用号声送走的年轻人有的回来了，有的永远留在了冰河对岸。但是号声一直不停歇——冲锋号、熄灯号、归队号，虽然换了名字，换了曲调，但

从山下的村镇、田垄上来，带着大地最朴素的气息，越过层层山峦，掠过江河溪流，最后抵达荒芜高远的边防哨位。它们走过车马行走的路途，也走过常人未曾抵达的险峰，把远方的烟火气息，一点点带上高山。

士兵站在岗亭上，指尖贴着枪带，身姿挺拔沉稳。长时间的伫立里，身体早已习惯了山风的吹拂，习惯了日光的炙晒，习惯了晨昏交替的寂寥。目光追着云走，不追很远，只看着它从山头飘来，又向另一重远山飘去。云的移动极慢，慢到足以让人静下心来，看清它边缘舒展的纹理，看清光影在云面上缓缓流转。

没人说得清，哪一朵云携着故乡的气息。或许是清晨掠过屋瓦的那一缕，或许是傍晚停在村口上空的那一团。故乡的院落、老树，还有门前静坐的亲人，都被风揉进云里，随气流一路北上、登高，最终落在哨所的天空。

战士不常言说思念。守边的人，早已学会把情绪沉在心底，藏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想家人时候，不会低头感慨，只是目光轻轻落在云上，静静看上片刻。山风掠过耳畔，吹散周遭的燥热与喧嚣，心里的波澜，也慢慢

生活记事

外婆的数字慢时光

□ 董宁

“亲手种的菜，吃着香，心里踏实。”小院里的绿意，是她守着的旧时光，清新又安然。

去年表妹过生日，外婆琢磨着寄一双亲手缝制的布鞋。她打开网购平台下单精美礼盒，再用手机预约上门取件，全程在家操作。打包时她拍下针脚细密的布鞋，配上手写文字发给表妹。外婆一手握着代代相传的针线活，一手依靠数字快递传递心意，新旧温情交织在一起。

闲时，外婆会跟着短视频学做新式菜肴，把传统手艺与新潮做法结合。蒸包子时，学着加些坚果碎；煮粥时，搭配网红杂粮；炸丸子，尝试新口味调料。她边看边做，偶尔失败也不气馁，重来，餐桌上的饭菜，既有老味道，又有新惊喜，家人吃得赞不绝口。她还跟着视频学跳简易广场舞，动作缓慢轻柔，不求标准，只为活动筋骨，跳完笑着说：“跟着潮流动一动，身子都轻快了。”

外婆爱用手机拍生活，小院的花开、天边的晚霞、自家做的饭菜，都是她镜头里的风景。她学着修图、配文字，发给亲友分享，偶尔还发几条短视频，记录自己的日常，没有精致滤镜，只有最真实的烟火气，把平凡日子的美好，用新潮的方式留存下来。

傍晚，外婆会放下手机，坐在藤椅上，泡一杯清茶。一边是智能时代的便捷，一边是旧时光的温情，她在

在我居住的小城，咖啡馆是我最喜欢的去处。推开木门，风铃叮当作响，像一声轻柔的问候。我喜欢靠窗的位置，从这里望出去，正好能看见街角的树，树影在光线里拉得又长又软，风吹过来时，碎光便在地上游来游去，像一群金色的鱼。

照例点了杯兴隆咖啡，咖啡端上来——黑褐色的液面浮着一层薄薄的奶泡，热气袅袅地升起来，带着一种沉静的香气。我把杯子捧在手心，让那点温热慢慢地渗透掌纹。这时候时间好像突然变得有了形状，不再是钟表上急匆匆奔走的秒针，而是一池被阳光晒暖的水，可以慢慢地漾。

把呼吸放慢，感受空气中弥漫着的咖啡豆的焦香，牛奶蒸腾出的甜暖，还有木桌上的一本旧书散发的纸墨味道。这些气味混在一起，轻轻地遮住了我的整个下午。

那些平日里在脑子里转个不停的事情——明天要交的稿子，下周要开始的工作……这时候都退到远处去了，仿佛隔着一层毛玻璃的模糊光影。原来清理思绪不需要盘腿打坐，也不需要焚香净手，只需要这样一杯咖啡的时间，让自己像咖啡一样慢慢地沉到杯底。

轻抿一口咖啡，满满的奶香味包裹着咖啡的醇厚，初入口时感受到奶泡的香甜和柔软，随后则能品尝到咖啡豆的苦涩和浓郁。咖啡的温度在舌尖上慢慢降下来，香气从口腔后部升上去，钻进鼻腔，再被呼出来。这时候回甘开始出现了——一丝极其微弱的甜，藏在舌根底下，像是苦尽之后大自然给予的奖赏。我缓缓地咽下去，喉结轻轻一动，那温热便顺着食道往下走，一直落到胃里，整个人都跟着暖了一暖。

窗外的光影在慢慢地移动，树影从路的这边挪到了那边，像一只巨大的日暮在不动声色地度量光阴。我低头看自己的杯子，咖啡已经只剩下浅浅的一层底。一杯咖啡的时间里，我让自己停下来，像长途跋涉的人在溪边掬一捧水洗了脸，看清了自己的倒影，然后站起来继续走。

最后一口咖啡有点凉了，苦味也更重了些，但我并不讨厌这个味道。生活本来就是冷暖交替、苦甜交织的。我把杯子轻轻放回托盘，起身推开木门，风铃再次叮当作响，光线迎面扑来，温暖而明亮。

我知道某天我还会推开这扇门，还会在靠窗的位置坐下，还会点一杯兴隆咖啡，那又将是一段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像一本翻开的新书，页面空白，等着我来书写。

两者之间自在切换，不偏执、不抗拒。她常说：“老了也要学着新法子，日子才不枯燥；守着老规矩，心里才不浮躁。”

看着外婆从容的模样，我忽然懂得，最好的晚年，从不是固守传统或盲目追新，而是像外婆这样，以开放的心接纳新时代，以温柔的心守护旧美好。外婆的数字慢时光，藏着最通透的生活智慧，她用智能工具拉近思念，丰富生活，用传统初心沉淀日子，守住温情，把晚年过成了独有的模样——新潮不浮躁，温润不守旧，自在又欢喜，既有科技的便捷惬意，又有岁月的温润沉香。